

大人的童话

猫的事务所

宫泽贤治童话精选集
精装插图版

〔日〕宫泽贤治 著 成洁 黄叶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宫泽贤治童话精选集 精装插图版

猫的事务所

〔日〕宫泽贤治 著 成洁 黄叶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的事务所:宫泽贤治童话精选集:精装插图版/
(日)宫泽贤治著;成洁,黄叶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大人的童话)

ISBN 978-7-02-012047-5

I. ①猫… II. ①宫… ②成… ③黄… III. ①童话-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797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陶媛媛

插图绘制:清 月

装帧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2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47-5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原 序^①

即使没有足够的冰糖，我们也能够品尝纯净透明的清风和桃红色的美丽晨光。

我还经常在田野和森林中，亲眼见到破旧不堪的衣服变成最美丽的绫罗和镶嵌着宝石的华服。

我喜欢那样洁净的食物和衣服。

这里讲述的故事，都是树林、原野、铁道线、彩虹和月光赐予我的。

当我独自走在槲树林的蓝色黄昏里，颤抖地站立于十一月的山风中，我的心中确实满溢着这样的感觉。于是我把这些似乎真实发

① 1924年12月，宫泽贤治自费出版了童话集《规矩特别多的饭店》，这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童话集。本文是宫泽贤治专门为这部童话集撰写的序言。

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

所以，这些故事里，可能既有对你有用的部分，也有毫无用处的部分。我对此难以区分。

故事中也有些莫名奇妙的部分，我对此也无法解释。

可是，我多么希望这些小故事里的某些东西能够成为你纯净透明的真正食粮啊！

原序 001

大提琴手高修 001

茨海狐狸小学 023

银河铁道之夜 049

风又三郎 105

夜鹰之星 159

鹿舞起源 169

二十六夜 185

猫的事务所 217

橡子与山猫 229

搓毒的署长 243

大皮箱 251

奥兹贝尔和大象 259

好脾气的火山弹 271

规矩特别多的饭店 281

蜘蛛、鼻涕虫和狸猫 293

贤治的祈祷 309

宫泽贤治年谱 317

大提琴手高修^①

^① “高修”在法语中，意为“笨拙、不熟练”。

高修是镇上剧院里的一位大提琴手。不过他的琴拉得并不好，岂止是不好，应该说在乐队的众位乐手中，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因此常常遭到乐队指挥的批评。

一天下午，乐手们在演奏厅里排成圆弧形，正在为这次的镇音乐会排练，他们要演出的是第六交响曲。

小号明快嘹亮。

小提琴细腻悠扬。

单簧管饱满欢快。

只见高修紧闭着嘴唇，瞪大了眼睛盯着乐谱，专心致志地拉着琴。

突然，指挥“啪”的拍了下手，大伙儿应声停止了演奏。

“大提琴慢了！”指挥斥责道，“重来！从嘀哒哒、哒哒嘀这里开

始，预备——起！”

于是大伙儿稍稍返回到前面，又开始了演奏。快到刚才那一段时，高修紧张得满脸通红，额头“滋滋”的直冒汗，所幸顺利通过了。可刚舒了一口气，正想接着拉下一段时，指挥又“啪”的拍响了手。

“大提琴！走音了！哎，你呀你，我可没空从哆来咪发开始教你啊！”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大伙儿或有意无意地翻看着乐谱，或低头拨弄着乐器。高修慌忙拧紧了琴弦。其实这并不能全怪高修，因为那把琴也实在是破旧不堪，不好用了。

“从刚才的前一小节开始。预备——起！”

音乐声又再度响起。高修撇着嘴一板一眼地拉着。这一回进展顺利，演奏了很长一段。正当大伙儿觉得终于踏上了正轨的时候，指挥又暴跳如雷地拍响了手。高修心里一惊，“难道又是我？”再一看，谢天谢地，这次是别人。于是他就像刚才自己挨骂时其他人表现的那样，故意把头凑到乐谱前，装作在思考些什么。

“好了，接着刚才的地方。预备——起！”

轮到大提琴了。高修刚动手拉了下琴，指挥就突然“咚”的跺起脚，大发雷霆道：

“不行不行！你们拉的这叫什么！这里可是整首曲子的灵魂！你

们居然演奏得那么粗糙！各位，距离正式演出还剩下不到十天了。我们可是专门搞音乐的人哪。要是到时候输给了那些马蹄匠、砂糖店里的小学徒等杂牌军，我们的脸该往哪搁呀！喂，高修，尤其是你！你演奏的音乐里没有一点情感，丝毫表现不出作品里的喜悦、愤怒。还有，你老是不合拍，不能融进大家的音乐里。像你这样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拖大家的后腿，不好好努力进步的话，真的让我们大家很为难啊。我们金星音乐团可是有着光辉荣誉的！要是因为你一个人而抹了黑，你说，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大家！好了，今天的排练就到此为止。大家先休息一下，晚上六点整再来包厢集合。”

大伙儿行了礼后，便纷纷划亮火柴抽起烟来。有的则转身离开了。只有高修抱着那把破箱子似的大提琴，对着墙壁，咧着嘴，暗自落泪。不过，不久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独自一人静静地将刚才排练过的部分又从头到尾练习起来。

晚上，高修扛着一个巨大的、黑漆漆的包袱很晚才回家。所谓的家，不过是在远离乡镇的河畔上的一间废弃水车房。高修独自一人生活在那里。上午，他去周边的地里修剪修剪西红柿树枝、给卷心菜捉捉害虫；下午则出门去乐团演奏。高修回到家后，点上灯，打开了肩上的包袱。里面不是别的，正是下午的那把破旧不堪的大提琴。高修将琴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随后从搁板上取下玻璃杯，舀起桶里的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喝完水，他甩甩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以猛虎下山般的气势拉起了白天的曲子。他翻着曲谱，边拉琴边思考，边思考边拉琴，全神贯注地将曲子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拉了好几遍。

不知不觉早已过了深夜，高修整个人浑浑噩噩的，逐渐意识不到自己在拉琴了。只见他两颊绯红，眼里布满血丝，一张脸变得格外恐怖，眼看着就要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大睡了。

正在这时，从身后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

“是哪一位啊？”高修睡眼惺忪地问道。只见门“吱扭”一声被推开了，进来的竟是那只在地里打过五六回照面的大花猫。

花猫驮着一袋从高修的地里摘来的半生西红柿，步履蹒跚地走到他面前，卸来说道：

“啊，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搬这东西可真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你说什么？”高修一头雾水。

“这是我送您的小小见面礼。请尝尝吧。”花猫说。

高修一见这半生不熟的西红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白天积压在心头的委屈、愤怒全都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是谁让你拿这些西红柿来的，啊？我怎么会吃你拿来的东西！再说这些西红柿分明就是我田里的，你居然硬生生地把这些还没熟透的都摘下来了！那么之前那些咬断茎条、踩坏树苗的事儿，该不会都是你干的吧！快给我滚！你这臭猫！”

花猫耸着肩膀，眯着眼睛，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

“我说高修先生哪，您别生气，当心气坏了身子。不如您来演奏一首舒曼的梦幻曲，我来帮您听听啊。”

“不过是一只猫而已，竟敢如此嚣张！”

高修勃然大怒，心里盘算着该如何收拾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猫。

“您就别客气了，请吧。我可是听不到您的音乐就睡不着觉的哦。”

“实在是太狂妄了！”

高修气得满面通红，像白天时的指挥那般把脚跺得“咚咚”响。突然，他心生一计，态度顿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好，那我就给你来一曲。”

只见高修神秘兮兮地插上门、关上窗，随后抱起大提琴，吹灭了灯。屋外的下弦月立刻将柔和的月光洒了进来，照亮了半间屋子。

“你刚才说要我演奏什么？”

“梦幻曲，罗伯特·舒曼的作品。”花猫抹了抹嘴说道。

“哦，对。梦幻曲应该就是这首吧。”说着，大提琴手从手帕上撕下了两块布条，严严实实地塞进了左右耳洞里，不知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突然，他以疾风骤雨之势拉起了一首《印度狩虎曲》^①。

^① 《印度狩虎曲》和下文中出现的《愉快的马车屋》，都是作者虚构的音乐作品。

花猫一开始还侧着脑袋洗耳恭听，可后来随着不断的激烈音乐声不住地眨巴着眼睛，突然“嗖”的一声窜了出去，“砰”的一头撞在了门上，不过门并没有被撞开。花猫像是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似的，顿时慌了神，只见从他的眼睛、额头上，“噼噼啪啪”冒出火星，不久又从嘴边的胡须、鼻子里也冒了出来。花猫被音乐声挠得浑身痒痒，摆出一副想要打喷嚏时的表情，而后又意识到不能再这么拖延下去了，急忙逃窜了起来。高修在一旁觉得煞是有趣，越发起劲儿地演奏起来。

“高修先生，够了！够了！我求求您，快停下吧！我今后再也不敢对您指手画脚了！”

“别吵！现在正是抓老虎的关键时刻！”

花猫一听，顿时惊恐得上蹿下跳，时而转着圈圈，时而在墙上蹭着身子，摩擦出一道道火花。最后他绕着高修犹如风车一般“骨碌骨碌”打起转儿来。

高修看着花猫，身子也不由自主地“骨碌骨碌”转了起来。

“好吧！这回我就饶了你！”高修终于放下了琴弓。

谁知花猫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洋洋得意起来：

“高修先生，您今晚的演奏还真是怪得别具一格啊！”

高修一听这话，顿时又火冒三丈起来，不过这一回，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掏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然后抽出一根火柴：

“怎么样？刚才是不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啊？来，伸出舌头，我来帮你看看。”

于是花猫扮鬼脸似的吐出了他那条又尖又长的舌头。

“哦，这儿还真有点儿烂了。”高修说着，冷不丁拿那根火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咻”的在花猫舌头上擦了一下，点燃了口中的卷烟。只见花猫吓了一大跳，“呼呼”的把舌头甩得跟风车似的，对着大门直冲过去，“砰”的一头撞在上面，摇摇晃晃退回来几步，又“砰”的撞了上去，摇摇晃晃地退了回来，再“砰”的撞上去摇摇晃晃退回来，拼了命地想要逃出门去。

高修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阵后，说道：

“好了好了，我放你出去。记着，别让我再看见你！笨猫！”

刚一把门打开，花猫就如同一阵风似的窜进了茅草丛里。高修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莞尔一笑。随后痛痛快快地倒在床上，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高修又扛着那个黑色的大包袱回到了家。和昨晚一样，“咕嘟咕嘟”喝了水之后就开始“嗡嗡”的练琴了。一晃十二点过去了，一点过去了，两点也过去了，高修仍在不知疲倦地拉着琴。也不知道过了几点，高修的意识逐渐模糊了起来，“嗡嗡”的大提琴声也变得有气无力了。就在这时，忽然从阁楼上传来了“笃、笃”的敲击声。

“花猫，难道你昨天还没吃够苦头吗？”高修叫道。只见从顶棚的窟窿里“扑通”一声飞下来个东西，落在地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灰色的布谷鸟。

“居然连鸟都来了！”高修嘟囔道，“什么事儿啊？”

“我想学习唱歌。”布谷鸟一本正经地说道。

高修笑了：

“唱歌？你的歌声除了‘布谷——’、‘布谷——’以外还有什么？”

谁料，布谷鸟一脸严肃地说道：

“是只有布谷声，可是这里头的文章可大着呢！”

“不可能吧。你们也就是聚在一起‘布谷——’、‘布谷——’的闹得慌，可这布谷声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欸，这里头可有讲究了。比方说，我‘布谷——’这样叫，和‘布谷——’这样叫，怎么样，完全不同吧？”

“完全一样啊。”

“那就是你不懂了。像我们布谷鸟，能唱出一万种‘布谷’，都不带重样儿的。”

“随你的便！既然你那么在行，还上我这儿来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来学习正确的哆来咪发的。”

“哆来咪发关我什么事！”

“我想在去国外之前再学习一次。”

“去不去国外关我什么事！”

“高修先生！就请你教教我吧！就让我跟着你一起唱吧！”

“真麻烦！好吧，不过我可只演奏三遍啊！三遍过后，你就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高修抱起大提琴，拨弄了几下琴弦，拉起了哆来咪发唆啦希哆。可布谷鸟却急得“吧嗒吧嗒”直扇翅膀：

“错啦！错啦！不是那个！”

“真烦人哪！那你说，应该是哪个啊？”

“是这个！”只见布谷鸟前倾着身子，酝酿了一会儿，清脆地唱了一句：

“布谷——”

“什么啊？原来这个叫哆来咪发啊？看来对你们来说，哆来咪发和第六交响乐没区别嘛！”

“当然有区别了！”

“什么区别？”

“复杂的曲子难就难在要连贯地发出‘布谷——’。”

“也就是像这样喽？”说着，高修又抱过大提琴，“布谷——布谷——布谷——布谷”，连续演奏起来。

布谷鸟一听，顿时喜上眉梢，连忙倾下身子，跟着琴声，“布

谷——布谷——布谷——布谷”，尽情欢唱起来。

渐渐地，高修按住琴弦的手开始隐隐作痛了。

“行了行了，你就适可而止吧。”高修放下琴弓说道。可布谷鸟仍不愿作罢，吊着一双不无遗憾的眼睛依旧高声唱着，终于，“布谷——布——布、布、布”停下了。

高修不胜其烦地吼道：

“喂，臭鸟！完事儿了就快给我回去！”

“啊，求您再演奏一遍吧！您刚才演奏得好是好，可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什么！难不成你还想来教我！你到底回不回去？”

“求求您再演奏一遍吧！一遍就好，求您了！”布谷鸟连连低头央求道。

“好吧，这可是最后一遍了啊。”

高修又将琴弓架在了弦上。布谷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请您尽量演奏久一点儿！”又对着高修鞠了一躬。

“哎，真受不了你。”高修苦笑着拉响了提琴。这一回，布谷鸟弓起身子，使出全力，“布谷——布谷——布谷——”，拼命地叫了起来。一开始，高修还有些心浮气躁。可就在这单调重复、无休无止的“布谷”声中，他突然觉察到布谷鸟的“布谷——”才真正合乎哆来咪发的调，而且越拉越觉得布谷鸟的才是正确的。